

由展覽驅動的撒奇萊雅族多重歷史再現 —以「Siket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為例

拉蓊·進成*

摘要

本文以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的展示設計與導覽互動為例，試圖從策展人與撒奇萊雅族馬立雲部落族人的角度，探討撒奇萊雅族馬立雲部落正在建構的多元史觀，以及展示設計與導覽互動在這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撒奇萊雅族自 2007 年 1 月 17 日正名為臺灣原住民族以來，經常以「自 1879 年加禮宛事件達固部灣戰役後，撒奇萊雅族人便流離失所躲入阿美族中隱姓埋名，直到 2007 年正名」陳述正名前的歷史，不僅簡化族人在這期間的生活樣貌與認同狀態，也使得史觀角度過於單一。「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是近年來少數以撒奇萊雅族為主題的展示，與過去撒奇萊雅族相關的展示相比，更加凸顯「部落」的視角與部落族人的自我敘述。本文是身兼策展人與部落族人身份的筆者，以第一人稱的觀點分析展示設計，並在導覽互動中進行參與觀察的書寫，透過對觀眾的訪談，理解展覽如何對觀眾產生意義建構。筆者發現，展覽可以形成對於撒奇萊雅族「困難歷史」的對話空間，讓撒奇萊雅族的史觀產生多元可能。

關鍵字：困難歷史、多元史觀、撒奇萊雅族、原住民地方博物館、展覽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 組員 ·
前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文專人員
Email:cidaong@gmail.com

一、前言

「追憶」塑造了人與過去的關聯，而我們如何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我們。身為個人與社會的我們，需要藉由過去來建構、定位我們的身份認同，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Huysse 2003:149）¹

若我們同意當代的博物館應該積極地參與社會、創造與公眾的關係，致力於為保存「現在」，為「未來」留下紀錄，那麼當代的博物館展示，比較起過去博物館以物件為主的典藏策略與敘事（object-centered），更應該以建構出社會史脈絡，營造出多元的公眾論述為主要展示目的—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所策劃的「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正是以這樣的目的來規劃的以撒奇萊雅族為主題的展示。

當代討論撒奇萊雅族時，常會出現兩個重要年份，分別是 1878 年的加禮宛事件（撒奇萊雅族人依據自我主體性的角度稱之為「達固部灣戰役」），與 2007 年撒奇萊雅族正名成功，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第十三族。兩個重要年份之間則常會以「撒奇萊雅族人便流離失所躲入阿美族中隱姓埋名」來敘述，例如在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中 16 族群介紹影片說道：「……族人紛紛逃散，為了生存而隱姓埋名，使得撒奇萊雅族在歷史上消隱了一百二十九年……」²然而撒奇萊雅族人真如上述敘述一般，在 1878 年至 2007 年之間毫無蹤跡嗎？這段時間是否對於撒奇萊雅族來說可以稱之為「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呢？

歷史學家 David Thelen 指出，現代的歷史實踐被設計為「創造敘事並說服人們以民族的方式解釋其個人經歷」。歷史比起其他主題更能夠帶給下一代公民一個凝聚民族歷史的共同願景，而這種歷史「提供了將個人與國家聯繫起來的故事，使國家對任何不同的個人而言皆是合乎邏輯、理想或是不可避免的體驗。」（1998：373-397）

許多現代民族國家都有一段稱之為「困難歷史」的時期，這些時期至今依然影響著當代國民的自我認同以及價值觀。困難歷史之所以困難，乃是因為這些歷

¹ 轉引自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57>

² 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16族群介紹-撒奇萊雅族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194DB51147425C24/0C3331F0EBD318C2BD5DDFF2B16EA798-info.html>

史無法輕易地以單一故事敘述去理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挑戰或破壞了主流社會的敘事。教育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術語來描述這些困難歷史，例如「敏感的過去」（Van Boxtel, Grever and Klein 2016）、「暴力的過去」（Cole 2007）、「困難的知識」（Britzman 2000）和「創傷性的過去」（Psaltis and Cehajic-Clancy 2017），有時可以互換使用各種術語和定義來表明當前問題的複雜性。Gross 與 Terra 指出，困難的歷史挑戰現有歷史的理解，而要將這些時期或事件整合到現有的歷史理解中，可能需要人們改變他們的假設或信仰。這樣的過程是要付出代價的，無論是個人調整自己與國家的關係，還是集體調整所要講述的國家故事（2018: 54）。

二、當代撒奇萊雅族人的歷史觀

撒奇萊雅族是繼邵族、太魯閣族、噶瑪蘭族之後，於2007年正名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的第13族，其人口主要分布在花蓮縣與桃園縣境內，較為集中的部落包括花蓮市撒固兒部落（Sakul）、新城鄉北埔部落（Hopo'）、壽豐鄉水璉部落（Ciwidian）、豐濱鄉磯崎部落（Karuruwan）、瑞穗鄉馬立雲部落（Maibul）等。

有關撒奇萊雅族歷史相關研究，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與馬淵東一等（2011[1936]）合撰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提及兩則有關 Sakizaya 祖先源流的傳說。其中一則是這樣的：

最初祖先在美崙山（飽干、舞鶴稱為 Pazek，歸化 稱為 Padek，其他阿美語稱為 Parek）的東北方、花蓮港高爾夫球場西北方的 Nararacanan，跟荳蘭、薄薄、里漏、七腳川的祖先居住在一起。在此地準備要分社，並以豎立的槍枝來 比較人數多寡。這時 Sakizaya 人把部分的槍枝藏匿起來，如此好像人數比較少，因此就把其他社的人分一些到 Sakizaya 這一邊。（移川子之藏等 1935：502）

這則傳說顯示：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而另外一則源流傳說也有類似的意涵：

在太古時期，有一位名叫 Butuc 的男子與一位名叫 Sabak 的女子，他們

從 Nararacanan 的地裡出來，並且結為夫妻。另外，還有一位名叫 Kurumi 的女子，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她有一位叫做 Sayan 的女兒。他們都是 Sakizaya 人的祖先。（移川子之藏等 1935：503）

以上兩則有關祖源的傳說都提到 Nararacanan，該地點所指的是花蓮市的美崙一帶，因此可以提出 Sakizaya 住在花蓮平原已經久遠歷史的觀點。

西荷時期的文獻紀錄撒奇萊雅相關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 1630 年左右，文獻中提到西班牙統治北臺灣之時，將此區域劃為三省，三省之下其中有一名 Saquiraya 就是現今的 Sakizaya。荷蘭據臺時期，東印度公司屢與臺灣東部原住民有金礦交易，故而派探險隊進入東部探查金礦所在地以及族群調查。在 1638 年探險隊對公司的回報文獻中指出其中 Sakiraga 一地產有金礦，Sakiraga 指的就是 Sakizaya（Borao 1993：10）。

在清代文獻中所記錄的撒奇萊雅族名稱各異，最早在周鐘瑄 1717 年的《諸羅縣志》中稱呼撒奇萊雅為「筠榔榔」，其他如「根耶耶」（見《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根椰榔」（見《噶瑪蘭廳志》）、「根老爺」（見《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巾老耶」（見《臺灣輿圖》）等指的都是撒奇萊雅。而 1878 年達固湖灣戰役後，清朝政府將 Sakizaya 以「歸化社」紀錄之。（撒韻·武荖 2014：8）

日治時期日本人類學家調查阿美族群分佈時，依據地理位置將阿美族分為南勢阿美、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馬蘭阿美、恆春阿美等，雖然當時有學者注意到撒奇萊雅族的特殊性並獨立討論，但仍將撒奇萊雅族歸類於南勢阿美。而伊能嘉矩則是將撒奇萊雅族劃歸為奇萊阿美。由以上的分類可以得知，在達固湖灣戰役過後，撒奇萊雅族普遍被視為阿美族裡一個獨特的支系，而非一個族群邊界清晰的族群。（陳俊男 1999：33）這樣的分類觀點被延續至民國時期，直到 2007 年撒奇萊雅族正名成功。推動撒奇萊雅族的核心人物對此時期撒奇萊雅族被歸類在阿美族的狀態提出說明：因為達固湖灣戰役過後，族人為了避免被清兵追殺，隱性埋名於阿美族部落外圍，在祖先的告誡下不得對外自稱撒奇萊雅族，因此在日治時期學者進行族群調查時，雖注意到語言與阿美族的差別，但仍將其歸類為阿美族。

靳菱菱（2010）指出臺灣原住民族過去的分類其實是國家權力介入與學術研究雙重影響下的結果，以致這種「科學與系統化」的分類顯示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權力位階，身分一直被他人決定是原住民近年爭取族群正名的遠因。而撒奇萊雅族在爭取正名時，許多長輩因為與阿美族混居或通婚的關係，要求正名時不可

以傷害與阿美族之間的關係，因此以「母族」的稱呼來表達對於阿美族的尊重，藉以處理阿美族人對於撒奇萊雅族正名的反彈與族人的疑慮。

延續以上觀點，我們重新檢視「族人為免遭滅族，流離失所、妻離子散，開始了128年隱姓埋名的流浪旅途」的說法，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撒奇萊雅族在面對「政府——阿美族（母族）——撒奇萊雅族」的權力位階時，不得採取的權衡策略，由此取得政府及阿美族對於爭取正名的外部支持，同時也安撫撒奇萊雅族內部對於正名的疑慮。筆者認為這樣歷史觀雖然成為奠定正名成功的重要基石，卻也是撒奇萊雅族產生「困難歷史」的所在。

三、「Siket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介紹

「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是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於2020年10月23日至2021年9月30日辦理之展覽。此展示是該館首次以「主題展」的形式來規劃的短期常設展，由於此展示的規模與展示期程較一般特展來得大，但是尚未達到如同常設展般定調於館舍定位與在地性，因此以「主題展」命名之，也是該館「主題展」系列的第一檔。未來兩年都將規劃一檔次的主题展，包括阿美族溫泉部落主题展、奇美布農部落主题展。瑞穗鄉公所規劃主题展的用意乃是試圖在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既有的地域限制上找尋突破口，透過主题展的形式呈现出瑞穗鄉的多元性，讓文物館成為瑞穗鄉各部落的平台與資源，深入部落採集在地知識，反饋學校成為教育夥伴。

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的「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與其他6個花東原文館共同加入「七步走·找東C:109年東區原住民地方文化館聯合策展」，以各自館舍的定位與位置記錄著部落與族群的文化與故事，在追尋著過往祖先傳統的路徑之餘，視野也不斷的朝向未來眺望，以一種向內與向外的探索、尋覓與反饋，連結過去、傳統與祖源。透過各館舍策展人獨特的視野，在彼此的合作與挑戰的過程中，產出邁開步伐前進的動能，傳統與當代以更具創新的方式被重新銜接。「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作為「七步走·找東C:109年東區原住民地方文化館聯合策展」之一的特展，其展示內容也是經過數場次工作坊的打磨而成，筆者將於下個段落將逐步說明自己與觀眾與展示的關係。

在討論「Siket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的展示設計之前，必須先提到筆者自身作為該展的策展人與馬立雲部落撒奇萊雅族人的雙重身分。在筆者尚未進入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工作之前，瑞穗鄉公所便已預定要籌畫一檔關於瑞穗鄉撒

奇萊雅族馬立雲部落的展覽，其原因在於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多年來皆是辦理阿美族相關的展示內容，較為忽略瑞穗鄉其實具有多元並陳的文化特色，同時也是為了爭取文化部計畫經費通過的可能性，因此提出新建撒奇萊雅族展示的計畫。在筆者進入文物館工作並得知自己要負責撒奇萊雅族馬立雲部落的展覽時，心裡頓時陷入自己與展示與觀眾等多重關係的思考。

(一) 自己與展示的關係

「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是在講瑞穗鄉撒奇萊雅族馬立雲部落的故事，而筆者自己本身就是馬立雲部落的撒奇萊雅族的孩子，所以這個展示可以說是筆者為自己的家鄉所策劃的展示。從這個出發點，筆者不斷的思考「這場展示對我來說是什麼？」

說起來打從碩士論文的寫作開始，自己就不斷地在聆聽部落的故事，參與部落的生活，所以這個主題對筆者而言其實是再熟悉不過的事情。但是當自己在面對「如何展示」時，馬立雲部落卻一下子陌生了起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筆者完全就是個策展新手。

起初，筆者以為展示就是說故事，但是後來才理解到原來說故事其實是有對象的，而隨著對象的不同，說故事的順序與技巧也會不太一樣。幾番轉折之後，筆者才終於確定其實自己最想要將這個展示呈現給的對象，就是馬立雲部落的族人，他們才是檔展示裡最重要的對象，也是展示裡最核心的元素。

(二) 自己與觀眾的關係

筆者是個從外地返鄉的孩子，從小並不是在部落長大，之所以能對部落產生強烈的認同感，是因為部落裡許多族人對我無私的照顧，陶冶筆者成為一個馬立雲部落的孩子。在這個過程裡，筆者有許多的機會參與部落裡許多事物，也參與到許多人生命的故事裡，成為一個聆聽者或是一起做事的夥伴。其中參與最多的部分大概就是在部落的祭典上，一起策劃行動、一起面對困難等等，這些經驗也成為了筆者的研究論文、甚至是在這檔展示裡的重要內容。

而在與部落族人的相處中，隱隱然的發現有許多人，特別是長輩，其實都有個願望，就是希望部落的故事能夠傳述下去。這個願望或許有許多方法可以達成，但是對於一個人口大量外移的部落來說，對於不論是說故事又或是聽故事的人來說，彼此都缺少時間。筆者心想，也許展示並不是最好的說故事的方式，但是可

以讓這場展示成為一個很好的敘事空間，讓人可以好好說故事，也讓人想好好聽故事。

(三) 展示與觀眾的關係

在筆者的想像裡，是當馬立雲部落的族人踏進展場的那一刻，這個展示真正的意義才開始運轉——使各種生命的故事開始透過族人的嘴巴重新被敘述，讓此起彼落的討論流動在展場的空氣裡。從視覺的感受，到親身參與的經歷，從世代差異的對話，到蒙塵已久的叮嚀。作為策展人、作為部落的孩子，我先讓自己成為觀眾，將最能觸動自己的部分設計成能讓部落族人打從一進門就開始激起各種思考與回憶的展示，只有當部落族人真正覺得自己與這個展示是緊緊相關的時候，這些零碎的故事才會成為馬立雲部落的歷史。

四、「Siket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的展示設計

「Siket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能夠成為自己想像中的展示，其實在設計上是經歷過許多的轉折。最終定案的核心元素有三個：第一個是由五個顏色，這些顏色構成了展場入口的布條同時也是地上的動線，將觀眾帶領進入各個不同的單元；第二個發想出來的概念是公里數，藉由公里數的逐漸減少，來暗示觀眾觀看的順序，也透過公里數的減少，來增加觀眾即將到達目的地的期待；第三個發展出來的概念則是肚臍與臍帶，這個概念的發想是來源自服裝上的刺繡圖案，同時也成為展示當中最核心的概念，透過肚臍與臍帶可以揭示這個展示中最後也是想傳達的意念。接下來筆者將個別分析上述三個不同的展示理念是如何發想，及如何應用在展場當中。

(一) 五個顏色：引導觀眾建構答案的提案

「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的展場入口設置了五個顏色的五公尺布條從挑高的天花板垂降下來，包括紅色、黃色、白色、藍色及黑色，並寫上相對應的撒奇萊雅族語文字。這些色彩已經普遍的應用在撒奇萊雅族的服飾，更是馬立雲部落男性青年的片片裙服裝 (*palimayan*) 所會使用的顏色。在許多有關撒奇萊雅族服飾的資料中常會敘述到服飾顏色的諸多內涵，例如在撒奇萊雅族人撒韻·武荖以正名運動參與者的第一視角指出：

撒奇萊雅族服中，頭目與婦女的服飾以土金色為主，土金色象徵土地。頭目掌管部落土地，土地代表權力，也象徵部落根本。母系社會的女性掌管家庭、財產、生育，服飾外為土金色，內為凝血色，代表負有掌管財產土地及延續血脈的重要責任。男子服飾則以凝血色為主，代表族群的生命、能量，亦代表祖靈，與 1878 年犧牲盡歿的年齡階級一脈相承。（2014：157）

這些顏色對於撒奇萊族來說具有特別且固定的意涵，而這些意涵大多來自於加禮宛事件中在達固部灣部落所發生的戰役。服飾的顏色經過當時族人們的不斷討論，將顏色從歷史脈絡中解析並賦予意義，形成撒奇萊雅族從歷史傷痛中轉化出來的文化復興力量，也是社會大眾認識撒奇萊雅族的鮮明印象。因此展場入口的五色布條可以說是一道鮮明的邊界，讓參觀的民眾可以很直覺的認知到這是有關撒奇萊雅族的展示。若觀看的觀眾是阿美族人的人話，對於布條上的撒奇萊雅族語文字則會因為無法識讀其意義，而產生強烈差異感，讓這五色布條更成為名副其實的族群邊界。

然而五色布條在「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展示中，更是一種對於顏色意義的提問：「除了加禮宛事件（達固部灣戰役），撒奇萊雅族有沒有其他的故事或其他脈絡能夠賦予顏色意義？」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該事件（戰役）是一種較大的族群脈絡，不過這個展示的焦點是在馬立雲部落身上，因此透過此提問來促使觀眾帶著疑惑進入展場，並跟隨著地上的五條與布幕同樣顏色的動線地貼，走進不同的展示單元與不同的時空背景，找出每個顏色的答案。



圖 1、設置於瑞穗鄉奇美館大廳的五色布幕從挑高的天花板垂降，觀眾進入展場第一視覺。

(二) 公里：族人在不同時代裡的自我實踐之路

五個顏色的地貼動線分別引導觀眾進入馬立雲部落的1905年至1945年的日治時期、2007年至2010年的撒奇萊雅族推動正名運動時期、2014年至2018年的部落年齡階級復振時期等三個不同的時間背景裡，然而除了以時間來述說之外，筆者也不斷思索有沒有其他方式來表現這些時代的不同。

筆者在蒐集馬立雲部落照片時，部落顧問莊丸丁還蒐藏著一張在2007年1月17日撒奇萊雅族正名茶會當天，部落族人高舉旗幟從台北火車站徒步行走行政院的照片。這張照片給予筆者用「走過的路」來思考「族人的自我實踐」的靈感，於是筆者立刻用地圖軟體查出馬立雲部落到行政院的距離，約為228公里。「228」這個數字對於臺灣人民來說很容易聯想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在三立新聞「228走過一甲子」（2007）單元中提出：「如果我們把二二八當作一個平台，臺灣從荷蘭人時代開始是不是有無數次類似的二二八事件呢？以前漢人來的時候是不是同樣在壓迫那些原住民呢？所以我們該深入思考族群對等相互尊重與包容的真諦」的觀點，將二二八事件中本土族群遭受外來族群的迫害與1878年在加禮宛事件（達固部灣戰役）喪生的撒奇萊雅族連結起來，³而在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當時，所強調的正是以加禮宛事件（達固部灣戰役）為主軸的歷史敘述與文化再造。這樣的具有多重隱喻的數字促使筆者思考在其他時代中，馬立雲部落的族人是否留下了「自我實踐的距離」的線索。

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過了幾年，幾個在外成長的馬立雲部落青年因為一些緣故返鄉參與部落的公共事務，並在2014年至2018年之間逐步建構青年在祭典中的服飾，復振了馬立雲部落年齡階級文化。除了服飾，青年們也找回了失落已久的 *miliwoliw* 儀式，這個儀式在過去是青年們會去未即時參與集合的青年家中唱歌跳舞，呼喚他們集合，但若他們仍然不肯出來，青年們則會將他們家中的木材搬走、取走飼養的家禽充公作為代價。然而如此行在當代可能會引起爭議，因此返鄉的青年們決定轉化意義，依然去未集合的青年家中拜訪並唱歌跳舞，但是不再以處罰要脅，而是將邀請心意帶入吟唱的歌詞中，希望能感動在家戶青年。後來拜訪的對象更逐漸地變成是部落所有的家戶，不僅針對未集合的青年，也前去慰問許久不見的長輩，表達部落的關心，到了2018年，這樣挨家挨戶行走拜訪執行 *miliwoliw* 儀式的距離大約是7.8公里。儀式過後，所有族人就會到馬立雲部落的聚會所廣場裡等待一年一度的豐年節開幕。

³ 228走過一甲子撒奇萊雅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RQiOgfD_O8

但是循此邏輯，筆者在面對1905年至1945年的馬立雲部落時忽然陷入茫然，因為不論在文獻爬梳還是在展示物件上都沒有找到某個特定可以用來表達這個時代的事件，故而轉由其他方向思考。1905年至1945年，許多的撒奇萊雅族人從北方一路往南來到馬立雲部落依親購地建立新家園。同時水尾番人公學校（瑞穗公學校）的設立、鐵路建設與掃叭隧道的竣工、咖啡和溫泉等新興產業的開發、瑞穗移民村的繁榮景象等等，都讓瑞穗呈現出時代巨輪正在急速滾動的氣息，也醞釀了馬立雲部落一代人的挑戰精神。受到日本教育的馬立雲部落撒奇萊雅族人，在機會與努力之下紛紛跨海至日本本島求學，有的人是因為棒球夢而入學，有的人獨自搭上輪船到佛教大學就讀，有的人在早稻田大學畢業之後回台當老師，有的人學究機械而成為了糖廠的管理主管，有的人放下自身的成就全心投入基督教宣教事業。除了這些人之外，馬立雲部落甚至有雖未去日本求學但仍爬升高位，擔任警察及火車駕駛的人。將以上這些人物的故事告知筆者的那位長者說，那時候的撒奇萊雅族在社會上非常優秀，馬立雲部落也因此大受重視。此外在展示之前所蒐集到的展示物件中，歷史最久的當屬兩件馬立雲部落百年女性服飾，兩件的生產時間依據口述比對大約落在日治時代前期與末期，剛好坐落在1905年至1945年這個區間。於是乎筆者腦中忽然浮現出一幅情境，一邊是即將出發赴日求學的男兒正搭上冒著黑煙的火車，另一邊是殷殷期盼孩子回家的母親獨自坐在家門前，兩人此時的距離大約是5公里——從瑞穗車站到馬立雲部落的距離，也是回家與出發的距離。



圖 2、2007 年 1 月 17 日撒奇萊雅族正名茶會當天，馬立雲部落族人高舉旗幟從台北火車站徒步行走至行政院。



圖 3、展場設計透過與五色布幕相同的顏色動線地貼，導引觀眾到不同公里數的主題單元。

(三) 肚臍與臍帶、溪流與竹筏：歷史的根源

在展示之前，協助東區各館規劃策展的老師曾經詢問大家：「在你們的展示中，最想呈現給觀眾的物件會是什麼？」筆者在當時認為是馬立雲部落唯二的兩件百年女性服飾，這兩件同時也是展示當中最古老的物件，製造時間約為日治時期前期。兩件服裝雖然與當時花蓮地區流行的阿美族女性服飾風格一致，但是特別之處在於其細小的刺繡圖紋。在調研的過程中，筆者針對此刺繡圖紋訪問馬立雲部落族人，所得到的答案包括星星、眼睛、花朵等，但當筆者進一步詢問時，族人卻表示其實並沒有真正聽說過長輩說明該刺繡圖紋是什麼意思，因此答案也只能說是自己的猜測。於是筆者轉而以服飾的生產者與使用者的角度切入試圖分析此刺繡圖紋的意思，最終得出「肚臍與臍帶」、「溪流與竹筏」這樣的解讀。

服飾生產者在日治時期的時空背景下，大多是由部落的女性親手製作給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家族的女性共同製作給家族的孩子來穿戴。雖然說部落有公認手藝很好的女性，但鮮少聽說她們會以製作服飾來賺取金錢收入。直到民國 60 年代之後，許多人有了在成衣廠工作的經驗，才購買車縫機器，於自己家中從事服飾相關的製作與代工工作，部落裡才有了專業製作服飾的工藝師。服飾的穿戴者大多為製作者家中的孩子，那麼大概是什麼年紀才開始穿上女性的服飾呢？根據曾經從事製作服飾的女性族人的說法，大多是在女兒成年之後才開始製作女性服飾給女兒穿戴，其原因有幾點：第一是當女兒的身材大致定型之後，服飾尺寸只要稍微做大件一點便可以穿很久；第二是以前的孩子不容易養活，容易因為健康或是經濟因素而離開身邊，因此若是女兒能夠在母親身邊成長至成年階段，就表示該女兒已經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可以共同負擔家庭工作。

馬立雲部落的大多家庭在日治時期仍然維持母系社會的制度，家屋與田地是由女性繼承。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母—女」、「服飾生產者—服飾穿戴者」、「家屋現任繼承者—家屋未來繼承者」這樣的多重關係，那麼筆者是否可以大膽假設當時的母親其實會透過此服飾向女兒傳達訊息呢？如果有，那會是什麼？我們可以一起想像，當母親面對已屆成年且未來會是家屋繼承人的女兒正穿戴上服飾要去部落聚會所參加一年一度的祭典時，母親的心裡是否滿懷喜悅卻必須嚴肅的對女兒說：「孩子，未來妳將會成為像我一樣的母親並且繼承這個家，未來有一天妳也會像我此刻一樣對妳的孩子說一樣的話—這就是我們的女人的責任，要讓家族繁衍下去。」那麼，馬立雲部落百年女性服飾上的「《》—《》」刺繡圖紋，若筆者用「肚臍—臍帶—肚臍」來解釋其意義應該也能夠符合時空背景與人物關係的邏輯。我們繼續想像，當女兒聽見母親嚴肅的說話，除了不敢忤逆的說「是」之外，她是否也會想：「如此沉重之事，我又要怎麼承擔得起？」然而這樣的擔憂也許母親也曾經經歷過，便如此安慰著：「在妳的人生當中，妳不會是孤孤單單的，妳會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有朋友、有妳的伴侶，就像是渡河的竹筏一樣，僅靠一根竹子容易翻船，好幾根併在一起才能過得平穩。」這樣的比喻對應到百年女性服飾上的「」，中間藍色的線條比喻溪流，紅白交錯的鎖鏈繡圖紋則是比喻竹筏。在撒奇萊雅族語中的 *kalikidan* 指的是急流，字根 *likid* 指的是流水，而在指稱一年一度的年祭時，會以 *malalikid* 來稱呼，字面解釋有「成為流水」的意思，一來指的是團體跳舞的動作像是流水一般；二來指得是過去族人要過湍急的溪流會以此手牽手的方式來渡河，因此也有團結的意思；三來指的是族人會透過年祭將一年的辛苦與不愉快付之流水，重新開始新的一年。因此筆者認為若以流水來比喻人生似乎也符合撒奇萊雅族語使用的邏輯，而點綴在藍色溪流兩旁竹筏的比喻也由此而生。



圖 4、馬立雲部落百年婦女服飾的上衣上，有清楚的刺繡圖紋



圖 5、馬立雲百年部落百年婦女服飾的內裙上，有清楚的刺繡圖紋。

(四)Siket 與回路：因為路就在這裡，所以我們緊緊相繫

「Siket 回路」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的主標題，卻是最後才形成的概念。「回路」此一概念是從前段「公里數」的比喻延伸而來的發想，當展示單元從 228 公里到 7.8 公里再到 5 公里逐步減少最終回到家時，觀眾所沉浸的時空也進入到日治時期，但是在整個展示空間配置裡，觀眾必須循原路往回走才能離開展場，那麼身為策展人又該怎麼為這段折返回程的路徑賦予意義呢？在此想到了利用廊道的展示牆面來擺設照片，透過每張照片的時間順序與情境，帶領觀眾一步一步回到「當下」的時空，而這個「當下」便是原來鋪設在地上引領觀眾進入展示各個單元、找尋顏色答案的五色動線地貼，但是當觀眾重新回到此處時，原先五個顏

色的「分流」在此時卻變成「匯流」，表達出「當下的我們是過去各種歷史片段的匯流」的時間觀。

「siket」這個概念最起初是從「肚臍與臍帶」的比喻延伸而來，當時筆者詢問馬立雲部落的族語老師有沒有臍帶的族語說法，族語老師表示：「肚臍我們會說 *puna*，但是臍帶也會說 *puna*，真的要形容的話，可以說是『*kaus nu puna*』（肚臍的帶子）或是『*sapasiket nu puna*』（用來綁住肚臍之物）。」*sapasiket* 的字根是 *siket*，有繫綁的意思，使筆者聯想到馬立雲部落男女服飾大多都必須一件一件綁緊才能穿上，進一步筆者聯想到自己第一次穿傳統服飾時是媽媽一件一件幫忙綁緊穿上，而在馬立雲部落年祭時，青年的羽毛頭冠也是需要朋友互相幫忙才能穩妥地配戴上。於是乎 *siket* 這個詞，不僅只是衣服地綁緊，同時也是兩個人之間的聯繫的意思，也恰好這是不同時代背景的展示單元裡的每個服飾的共同點——服飾連結了人與人，此一聯想也帶回到「肚臍與臍帶」的比喻上。因此在回路的展示牆面上的照片旁，筆者貼上「肚臍與臍帶」、「溪流與竹筏」的圖紋，當觀眾跟著一張張照片走出長廊時，回到當下的時空，便能體會「當下的我們與過去部落的所有族人緊緊相繫」的歷史觀。

當觀眾離開展場、重新回到展場大廳，來到了「當下時空」時，將會聚焦在 2020 年由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辦理「馬立雲部落婦女服飾再製工作坊」所製作的女性服飾。這件融合馬立雲部落歷史的當代服飾，不僅還原了馬立雲部落百年婦女服飾上的工藝與圖紋、配件，也運用了當代撒奇萊雅族服飾顏色元素。這套服飾也是「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對於「當下的我們是過去各種歷史片段的匯流」與「當下的我們與過去部落的所有族人緊緊相繫」歷史觀的體現。



圖 6、展場中透過不同年代的老照片呈現出馬立雲部落的歷史軸線，表達「當下的我們與過去部落的所有族人緊緊相繫」的觀點。



圖 7、五色的動線除了引導觀眾進入展示單元之外，也有「當下的我們是過去各種歷史片段的匯流」的隱喻。

五、導覽互動與回饋

在展示規劃的起初，首先需要釐清的是目標觀眾，也就是「這個展是要針對誰說話？」，本著「馬立雲部落主題展」這樣的定位，首要的目標觀眾就是以馬立雲部落為故鄉的人，希望透過這個展覽提升部落族人的集體榮譽感與自我認同感，並激發參與部落公眾事務之意願。接著會希望其他撒奇萊雅族人能造訪參觀、共同對話，更希望能刺激其他部落的撒奇萊雅族人回頭找尋自己部落的歷史

文化。

筆者作為策展人也是主要的覽導解說員，每當有觀眾希望體驗深度導覽時便會由筆者來做導覽。每次的導覽解說，筆者也會針對觀眾的類型予以不同程度的說明與互動，例如觀眾是馬立雲部落族人時，便會比較深入說明，並且共同討論對該事件的看法。若是其他部落的撒奇萊雅族人，則會互相分享彼此部落是否有相關的經驗與故事等。而筆者也在一次次的導覽解說中，重新認識自己與展示與觀眾的關係，偶爾也會根據觀眾的回饋而調整展示內容與導覽說法。每次導覽完畢後會邀請觀眾在留言卡上寫下自己的心得或是對於五個顏色的解答。筆者在此依照觀眾的留言做分類與分析：

(一)以馬立雲部落為故鄉的人

2020年10月23日的開幕茶會，除了一般例行公事地邀請長官貴賓蒞臨，這次也邀請馬立雲部落文化健康站的長輩們於開幕茶會時分享部落的傳統歌謠，同行也有幾位部落青年，他們都是「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第一批的觀眾，他們的回饋也影響著筆者日後調整展示與導覽的主要依據之一。其中有幾位部落青年看見了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展示單元的介紹文字之中，便激起了他們對於當時故事的回憶，於參觀結束留下「我就是那個 XXXX，住在 X 鄰 XXX」這樣的留言，表述自己與展示的關係。當天開幕茶會結束後有辦理座談會談論策展概念，也有一名馬立雲部落青年是特地從外地回來參加的，他在活動結束後寫下「阿公、阿媽，我回來了。Daluma」的留言，說明他長期旅居外地但是透過這個展示重新與部落連結。

旅居外地是當代馬立雲部落族人甚至是全體臺灣原住民族人的共同境遇。有位從小在部落成長的青年因為求學跟就業的關係居在北部，於假期回家時像筆者預約參觀展覽，她在展場中的照片發現了她已過世的親人，因此分外感動，寫下「從小在部落長大，看著阿公、阿嬤為了族名正名而努力，很感動身為撒奇萊雅族的族人能有一天看到部落的故事可以被看見！很感動！身為馬立雲部落的族人都應該來看的，我們與『撒奇萊雅族』的由來。相信馬立雲會更凝聚！！」受到展示激發起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的她，接著便數次帶家人來參觀，聽家人敘述家族的故事，並且著手進行家族系譜的調查。

馬立雲部落某位青年結交了阿美族的女朋友，受到女朋友影響而開始不斷思考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的差異，當他們知道「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之後便特地利用掃墓節返鄉的空檔前來參觀，他在展示中看見自己的成長的軌跡，也提升了自我認同感與集體榮譽感：「其實看到以前的我就覺得感謝部落讓我慢

慢的成長才有現在的我，感謝老人家慢慢讓我慢慢地體會到部落的團體精神。」而與他同行的女朋友也寫下她對馬立雲部落的看法：「今天聽完，會發現其實撒奇萊雅族跟阿美族真的有差別，而不是真的差不多。在聽的過程，也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馬立雲部落的人對自己部落及這個族群的自豪跟愛，知道了關於馬立雲這個部落的歷史，今天真的受益良多，讓我更明白我以前不懂的事。」

馬立雲部落有許多的族人是旅居於桃園地區，甚至在那裏繁衍家族至第二代、第三代，也組織了桃園市撒奇萊雅族發展協會，積極辦理火神祭及其他文化推廣活動，當地族人們也有很高的參與度。其中有兩位來自桃園的青年分別為了要找尋自我的身分認同與文化根源而來參觀，有一位勉勵寫道：「看到真正屬於自己部落的一生，未完待續……加油！」另一位則寫出「歷史不只是只有教科書的文字，文字也不該流於形式，找回自己的歸屬，加油，一起加油！」的犀利觀點。筆者分析是因為桃園地區撒奇萊雅族所舉辦之火神祭大多是沿用花蓮市地區撒奇萊雅族部落的文化習慣，與她們父母出身的馬立雲部落相差不少，因此在歷史觀點上產生了矛盾。

從以上幾則留言來看，筆者發現以馬立雲部落為故鄉的人對於看到自己或者家人參與部落的歷史特別有感，因此更能感受到展示與自己的關係，進而提升集體榮譽感、自我認同感並激發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

(二) 其他部落的撒奇萊雅族人

撒奇萊雅族成立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指導成立「撒奇萊雅族語言推動組織」便積極推動族語復振的工作，除了培訓族語人才、辦理族語推廣活動之外，也到部落學習文化並採集族語詞彙。於是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便以團體課程的形式來到文物館參訪，在聽過筆者導覽之後，有的人試圖以族語再詮釋展示的主題：「*Siket* – 綁 *Sakizaya* 族人的心；*taluma'* – 家，回歸 *Sakizaya* 族；*zazan* – 部落的聯繫。感動的心，感謝策展者的用心，有您真好！」也有的人將展示主題的意義作更寬的延伸：「回～一口之氣，延續無限生命。兩口相融，連結過去、現在、未來。」撒奇萊雅族語言推動組織的成員們有的人同時參加撒奇萊雅族羅法思祭團學習傳統祭儀文化，因此便使用神話的比喻作為回應寫道：「青年們回家了，然辛苦，但還是要走。祖先們會在太陽的那端守護著我們。*Siketen tu kami pataluma'*」

另一個同樣參加撒奇萊雅族羅法思祭團的青年是在 2020 年底時造訪參觀，她在她的臉書上寫下參觀心得：

來奇美文物館看「siket 路」的馬立雲部落主題展。從一套衣服的追溯，串起一篇部落百年記憶。馬立雲第一套撒族正名後的族服，看到了馬立雲部落對族群事務的參與和積極。再來到青年團自製 T 恤，逐步凝聚年齡階層的向心力。族服不只是族服，背後是歸屬感的摸索和發展的脈絡。很喜歡策展人最後對百年前女子服飾上繡紋的解讀。他說：『這繡的點點，有人說是花朵也有人說是星星，但我的解讀，在那個孩子長成不易，又是女子當家的母系社會，一個女孩的服飾，應該會承載許多母親的期盼。所以這點點和連結的線，就是目前與女兒之間的肚臍和臍帶，斷不了的血脈，也是終身可以依靠的歸屬，是一個母親給女兒最大的祝福。』謝謝策展人把這歷程，透過展覽呈現出來，相信還有很多故事來不及表達，總之，很推薦給朋友們！#撒族給的養分也是我文化的臍帶。

可以看出她對百年女性服飾的刺繡圖紋的解讀印象深刻。

花蓮市的撒固兒部落（Sakul）是撒奇萊雅族重要聚落之一，許多當代的撒奇萊雅族的印象都是來自於這裡，一名來自花蓮市撒固兒部落（Sakul）的青年，受到部落哥哥的推薦，而利用假期的空檔特地前來文物館參觀認識其他撒奇萊雅族部落的文化，她寫道：「很高興能在這裡了解到族群代表色的含意，以及部落傳統服飾的意涵。展場利用空間設計時代背景，讓我了解在過去不同時期的好故事。」

以上幾則其他部落撒奇萊雅族人的留言，雖然難以分析是否達成筆者在策展是意欲達到的「刺激其他部落的撒奇萊雅族人回頭找尋自己部落的歷史文化」目標，但是在「激發對於文化的對話」此一目的上仍然是有所斬獲的。

（三）其他

筆者發現非撒奇萊雅族人的觀眾在參觀展覽時的感想，與撒奇萊雅族人參觀後的心得十分不同，也許正是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同，所以也影響了個別觀眾所關心的面向。以下列出幾則筆者認為值得一提的留言，並加以分析。

首先兩則是從撒奇萊雅族音樂的研究者，她們參觀當時正在蒐集各部落的撒奇萊雅族音樂，並記錄相關文化。她們寫道：

接觸撒奇萊雅族音樂文化後對這個族群產生許多疑問與好奇，因為歷史事件一直到正名後，中間百多年的錯綜複雜，往往在研究上會有很多不解，今天因緣際會來到這裡，策展人條條有理並緊扣『回』主題，識了

馬立雲部落百多年的路程，很長很長，但從這個展覽看到了好多希望，感受到臍帶從最源頭緊緊牽繫著每個肚臍與每條道路，非常謝謝帶給我們這麼有意義的展覽！

看完覺得很震驚的展，後座力好強！尤其在策展人詳細解說下，每個照片、服飾、歌都好感人。跟著展覽動線走一圈，有種有跟著馬立雲部落生命動線也走了一圈的感受。

筆者意外的發現此研究者點出了當代撒奇萊雅族在敘述歷史時的空白之處，同時也發現本展示意欲從部落的角度呈現的歷史觀點。撒奇萊雅族音樂研究者的身分讓她們在參觀的時候十分重視展示裡敘述的歷史觀點與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差異。另有一名布農族青年看完展覽之後寫下這樣的文字：

我想每個臺灣原住民族都還在回家的路上，沒有一個抵達終點，我想就是因為這樣，才能讓一個族群文化意涵是如此的珍貴。這個馬立雲主題展，深刻的是找回遺失的文化，但卻有不明不白的空白時光，這讓我又再次瞭解，有多少年的歷史才能孕育出一個族群的傳統文化，我想這才是撒奇萊雅族真正的開始，能夠在不受限的時空裡，走對真正回家的路。

另一名排灣族青年是在筆者書下的近期才前來參觀的，他寫下：「感謝馬立雲，使我了解文化傳統是很難複製，但自己對文化的創新思考是無限的！」兩位原住民青年都發現了撒奇萊雅族正面臨的嚴重文化流失，但是他們皆對於展示中所敘述的，當代馬立雲部落族人對於文化建構的努力也仍予以肯定，認為部落的未來是正面樂觀看待的。

然而在面對文化流失的問題，抱持較為悲觀看法的人也是有的，例如有人寫道：「是發生什麼事件導致從日治時期的傳統文化技藝失傳？並沒有傳承的感覺，比較像拼湊創造。」筆者猜測對方指的應該是當代的撒奇萊雅族群與過去撒奇萊雅族的巨大差異，因而提出這樣的看法；另有人針對政局變動與文化流失而大聲感慨：「看完真的好感傷，曾經的安靜部落因政府的自私給侵略，再又因老人們的信念給找回，但許多傳統已不再，希望未來還能保有傳統的美。」

五、結語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所辦理之「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試圖找尋撒奇萊雅族歷史敘述的新路徑，找出除了「自 1879 年加禮宛事件達固

部灣戰役後，撒奇萊雅族人便流離失所躲入阿美族中隱姓埋名，直到 2007 年正名」這樣的敘述框架之外的其他可能。因此在策展規劃階段便決定以部落的觀點出發，用部落族人的第一人稱視角來敘述馬立雲部落的故事，補上撒奇萊雅族歷史敘述中缺少的篇章。

筆者作為策展人的同時也是馬立雲部落撒奇萊雅族人，因此清楚知道若只是平白的敘述歷史故事是不能打動人的。作為族人，筆者希望部落的觀點能被看見；作為策展人，筆者希望展示能成為可以好好說故事的場域。在經過多次東區聯展工作坊的學習與打磨之後，發想出「五個顏色：引導觀眾建構答案的提案」、「公里數：族人在不同時代裡的自我實踐之路」、「肚臍與臍帶、溪流與竹筏：歷史的根源」、「siket 與回路：因為路就在這裡，所以我們緊緊相繫。」等不同層次的聯想比喻，將展示的各個單元串接地更加緊密且相互呼應，最終表達出「當下的我們是過去各種歷史片段的匯流」與「當下的我們與過去部落的所有族人緊緊相繫」的歷史觀點。

「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的完成並非是在設計階段，而是在每次與觀眾的互動中才逐漸成形，每次目標觀眾的回饋都有可能使展示產生調整，包括筆者的導覽策略。在與觀眾的互動中發現，觀眾的個人背景會影響他關心的面向。以馬立雲部落為故鄉的人對於看到自己或者家人參與部落的歷史特別有感，因此更能感受到展示與自己的關係，進而提升集體榮譽感、自我認同感並激發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而其他部落撒奇萊雅族人的留言，筆者雖然難以分析是否達成筆者在策展是意欲達到的「刺激其他部落的撒奇萊雅族人回頭找尋自己部落的歷史文化」目標，但是在「激發對於文化的對話」此一目的上仍然是有所斬獲的。在其他觀眾的部分，使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兩位原住民青年都發現了撒奇萊雅族正面臨的嚴重文化流失，但是他們肯定當代馬立雲部落族人對於文化建構的努力，對於部落的未來抱持正面樂觀。

「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至今仍然是一檔獲得許多正面評價的展示，其影響力甚至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例如在花蓮市撒固兒部落 (Sakul) 的「Luma'80 系列特展」也呈現出獨特的在地歷史觀點，使得當代撒奇萊雅族的歷史敘述產生更多元的面向。較為可惜的是，「Siket 回路—馬立雲部落主題展」在展示期間遭逢疫情影響，使得入館參觀人數下跌許多，因此未來在展示閉幕之後也將規劃為線上展覽永久保存，讓展示所形成的對話空間持續發酵著，讓撒奇萊雅族多重歷史的觀點可以持續保持對話。

參考文獻

Huysen, Andreas

2003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rao, Jose Eugenio

1993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 Century Spanish Sources. *Newsletter of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7 : 98–120

Britzman, D.P.

2000 If the story cannot end: Deferred action, ambivalence, and difficult knowledge. In R.I. Simon, S. Rosenberg, & C. Eppert (Eds.), *Between hope and despair: Pedagogy and the remembrance of historical trauma* (pp. 27-57).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Cole, E.A. (Ed.).

2007 *Teaching the violent past: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saltis, C., Carretero, M., & Cehajic-Clancy, S. (Eds.)

2017 *History education and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ies, history teaching and reconciliatio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Thelen, D.

1998 Making history and making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2 (3), 373-397.

Van Boxtel, C., Grever, M., & Klein, S.

2016 *Sensitive pasts: Questioning heritage in education*. New York, NY: Berghahn Books.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2011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靳菱菱

- 2010 族群認同的建構與挑戰：台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省思。思與言， 2期 [48]，頁 119-157。

陳俊男

- 1999 奇萊族 (Sakizaya) 人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黃宜衛

- 2008 「南來說」？「北來說」？—關於撒奇萊雅源流的一些文獻考察。臺灣文獻季刊59卷3期，民國097年09月。

撒韻·武荖

- 2014 撒奇萊雅族的精神—族群認同與文化實踐。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網路資料

peggy yang

- 2009 228走過—甲子撒奇萊雅族。網路資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RQiOgfD_O8。上網日期112年04月15日。

王蔬粒

- 2016 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網路資源，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57>。上網日期112年04月15日。

Magdalena H. Gross and Luke Terra

- 2018 What makes difficult history difficult? 網路資源，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849144_What_makes_difficult_history_difficul。上網日期112年04月15日。

原住民族委員會

- 2017 撒奇萊雅族。網路資源：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194DB51147425C24/0C3331F0EBD318C2BD5DDFF2B16EA798-info.html>。上網日期112年04月15日。

Representing the Sakizaya Past: “Siket—route of return to Maibul” exhibition case study

Daong Cinceng*

ABSTRACT

A case study at the Ruisui Kiwit Indigenous Museum “Siket—route of return to Maibul” exhib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museum curator, together with the Maibul community members, were able to co-construct and explore the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s of a Maibul Sakizaya oriented history through exhibition design and interactive guided tour. The exhibition design and interactive guided tour are pivotal in facilit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urator and the Maibul community to delve into and co-create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aibul Sakizaya history. Since gaining official recognition as one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on January 17, 2007, the history of Sakizaya people is often presented in a simplified narrative, stating that following the 1879 Battle of Kaliyawan, displaced Sakizayans sought refuge among the Amis people, living anonymously until their recognition. However, this oversimplification not only neglects crucial aspects of the Sakizaya people’s lived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but also portrays a narrow and one-dimensional version of their hist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iket—route of return to Maibul” exhibition 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Sakizaya people. The exhibition is presented from the community’s perspective and emphasizes the indigenous narratives. As both the exhibition curator and member of the Maibul community, this author analyzes the exhibition’s design and interactive guided tour, examines

*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research assistant
previous job: Ruisui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Kiwit Indigenous Museum research assistant
Email: cidaong@gmail.com

how the exhibition constructs meaning for its audience, and discovers that the exhibition creates a dialogue space for the "difficult history" of the Sakizaya people, thus allowing for a multiplicity of possible perspectives on their history.

Keywords: difficult histories, pluralism, Sakizaya, indigenous museum, exhibition